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No. 02260122号



16-867

16-866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



記

西山看梅記

武林梅花最盛者法華山上下十里如雪其次  
西山西山數何氏園園去橫春橋甚近梅數百  
樹根幹俱奇古余所最喜遊必至焉庚寅正月  
姻家包君至偶舉似之奮欲往約十八日行風  
雨無阻而婦翁以包君故治具相待於金沙灘

僧舍戒雨具行果雨尋下雪雪又甚至何園僧  
出應門則自靈峰移居者梅尚含蕊放者十二  
三燦然雪中香氣微馥乃班坐命酒同行來生  
道之方戒飲而喜人飲遂與包君角戲會僧進  
茶具肴陳餅八枚曰願以此物代酒負卽噉一  
枚雖互有勝負而道之噉三餅幾欲嘔衆爲大  
噱夜宿上天竺長生房厥明四山戴雪如萬玉  
峰清寒撲面近地有大梅二株可合抱開亦未  
半徘徊其下久之而出一路溪流潺湲聲如夏



瑟然不能如昨暮之壯矣是遊也包國子世熙  
來文學斯行驥兒侍返於金沙僧舍者楊大行  
應時返於何園者余婦翁呼而不入者余壻周  
孝廉紹祚也去歲何園看梅亦正月十八日其  
日晴兩兒俱侍因并記之作記之日遊之後三  
日也真實居士燈下戲筆

法華山看梅遂至西溪記

西山看梅後數日始晴暖遂鼓興往法華山屬  
婦翁展墓龍居乃與道之驥兒同行步至松毛

場從舟而西先時水涸不通舟十五月矣舟小  
如芥受四人一奴一舟子溪水清明可鑒行十  
五里登岼趾目所向無非梅花帶以清流怒湍  
修篁灌木村舍鷄犬使人意消累釋憇三方廟  
村民以祠方神者而僧居之傍爲佛宇小樓予  
三四年前一至彷彿記憶留茶款坐之僧當時  
垂髮童也際廟梅花最佳處自登岼距龍居約  
三四里會心處輒休休輒不能舍去凡六七休  
而至拜謁沈太公墓午飯於村民蔣老家予有

梅園二畝在塢口溪流環之頗堪卜築道之甚  
樂之塢中梅華遜塢外而溪聲如一遂與道之  
驥子步至西溪麟上人出迎茶餉甚佳麟居白  
雲流水其西十數武卽予山庄有竹有茶有泉  
大堪栽梅而有待時已薄暮返宿麟上人居婦  
翁已如約至西溪予熟遊所謂司空見慣而道  
之驥子頗爲尤物所動歡喜不休遂欲讀書於  
此驥方新婚溺於燕婉且與道之共憂之能以  
泉石息肩尤可喜也

靈谷寺東探梅記

留都惟靈谷寺東有數里梅花歲前與張端叔  
中丞陸敬承祭酒張睿甫儀部有探梅之約又  
約于中甫比部愆期者再中甫業先行連朝陰  
雨昨復雪此日臥內侍兒報新晴遂蹶然起積  
雪皎然高興勃發亟捉筆報三君子各持一榼  
一壺余先行驥兒從出朝陽門羣山如玉清輝  
蔽野越靈谷而東二里許北行百步達梅花下  
花放者已十三四衝泥縱觀萬樹彌望徘徊久

之乃覓支逕底靈谷約三里輿步各半俱行長  
松下旣至上殿禮佛次禮寶公塔命驥兒一登  
余坐塏下頃之睿甫至同往方丈憇左室各進  
數酌而敬承至遂令驥兒先歸久之端叔亦至  
敬承端叔各先看梅而覓支逕底寺與余同獨  
睿甫尚欠一往耳飯罷睿甫端叔對奕數局步  
出寺前登松堤呼酒各進數酌睿甫以看梅別  
去而余三人方車入城萬曆廿二年甲午之正  
月初三日也

白嶽記

白嶽卽齊雲巖在休寧東南四十里相傳玄君  
現凡夫身修真其處飛昇後百鳥銜泥以成聖  
像今殿中像是也像將成缺數指爲人冲破續  
之必脫聖殿甚莊嚴世皇時所建余以萬曆辛  
巳秋冬間爲先人祝禧至自麓登山凡歷十亭  
至天門天門兩石下離上合如門當門有古栴  
一樹甚奇嗣聞其枯不知以何年榮秀如昨再  
進石巖橫覆有深一二丈者珍珠簾更奇蓋上

有源泉縣空噴下如簾故名映日尤妙今皆爲  
俗人置屋塞之碑石相接惡詩充滿天巧損矣  
羽流廬于殿右相次如閭閻前者余至曾于健  
作令羽流聞先聲吹步虛迎至山半今但茶迎  
天門而已殿北向坐山正方如負宸鍾鼓輔之  
而鍾稍高其外左獅右象香爐一峰居前如削  
不可登惟一道人上下捷如猿子日不失然香  
期香爐峰斷而起其後岡有三古松一矮而奇  
殿門外稍左馮石欄可望百里外黃山左行百

步有捨身崖下臨百尺羽流云數有癡男子捨  
身於此蓋捨身亦棄俗之義安得錯解更左有  
飛雨巖與珍珠簾略同亦實之以屋其下卽無  
量壽宮中肖接引彌陀左右觀音大勢至汪司  
馬所倡建相傳玄君卽無量壽化身也又左里  
許爲文昌閣正對五老峰峰如仙掌五指離立  
白嶽諸石橫文相疊色亦枯燥惟五老戴蘚而  
潤余蓋三宿閣中五老之左爲獨聳峰登之徑  
險而無奇上有米穀其間累甃爲門曰西關此



往石橋道也相去廿餘里似天門而大五之下  
可坐數十人余嘗一至鵝兒鼓興欲往余以不  
及往返止之茲遊以二月廿九日登山晦日謁  
帝歷諸勝至文昌閣西關而止俗傳三月三日  
爲玄君降凡日遠近進香者填塞道廬連三日  
延弋陽梨園演戲娛神雜猥可厭余故避之以  
朔日下山未過望仙亭迂道訪申清虛于翠微  
天一茅室耳潘景升稱其奇曾注陰符老子有  
玄致先見訪寓廬故荅其意其右道宮甚華整

則清虛之友黃無心捨財所矜也既下山郡丞  
凌元孚自黟縣視篆歸邂逅旅館元孚名登名  
余庚午鄉同籍從遊者次兒鵷雛友人潘景升  
金太初黃問琴也景升詩名天下與余唱和古  
近若干首太初名相善觀象望氣問琴名數南  
曲爲江南絕技乙巳三月晦日宿黃山湯寺記

黃山記

余辛巳遊新安以不及到黃山爲恨懷之廿五  
年茲當首議以三月十二日自嚴鎮如溪南館

吳太學用卿之上村草堂而吳中舍百昌兄弟業于黃山親黨相次百昌之弟民望余南雍生徒百昌推及願爲地主給余黃山供連雨未果晴又以事奪廿一日冒雨西北行進路五里卽入山溪葱蒨間化城足樂而况寶所蓋黃山本稱黟山而附會黃帝仙踪改稱黃山則始李唐或云唐有隱士黃姓者居此得名代久傳譌遂無確辨名峰三十六谿稱之盤礴徽寧池三郡五百里脉自三天子障或云雲門峰爲中幹

實留都兩天目之祖或云留都兩天目俱發三  
天子障而非黃山事缺躬歷聞舛異同不敢臆  
斷雲門者兩山如門雲通其中俗名剪刀峰百  
里外卽可望間翳于雨氣諸峰惟天都最高潘  
景升常登鉢盂峰僅及其麓遊客無敢登者次  
煉丹峰坐湯寺紫玉軒雙峰如丫卓立雲際者  
是其峰僻在海子最近蓮華峰脉所從來前引  
海門至此黃山之勝便如引鏡照面堂奧畢陳  
余故急海子前此閉塞近有五六草菴問途東

徑通丞相原西徑通湯嶺至白雲菴而半徑最  
陡削微級沙石間布鞋竹杖兩壯夫推挽始克  
進步余從西徑既至白雲菴則羣峰數十排筍  
雲際使人驚心動魄以廿六日宿菴中次日微  
雨行十餘里至海子升九降一難於天門九重  
汪文學潯延居草菴余名之海潮因書十菴名  
俱蒙海字以待其足是日日未晡且晴余以倦  
臥鷓兒從景升申清虛僧印我先登歷覽過文  
臣峰返而誇語奇勝余悔不賈勇次日雨作日

中而開余挈杖先登衆從之遂登煉丹峰初尚  
霧漸上漸開隨目所及遠近紫翠畢露從登者  
余見鵝雛鄭翰卿黃問琴丁南羽謝伯貞也而  
景升從清虛別詣煉丹臺不至自峰頂視北一  
峰玲瓏蒼翠類大士所坐海山與南羽鵝兒就  
之遠勝近劣歸途迷入密菁里許而出旣達原  
路諸君子與景升清虛業分踞海門諸峰其稍  
南一峰尤奇爲鄭翰卿所踞上有修石如筍卓  
峰端十丈許而下斷如一線呼之飛來石磐石

承之景升清虛先上鶴兒僧印我繼之餘不能  
從自飛來石循徑而北爲石筍岡翠微寺松谷  
菴海門凡五六峰離立如巨靈斧擘從斷處下  
窺不測其外諸峰眩怪逞奇起伏縱橫以千百  
數而玲瓏如一龍窟在其下謝伯貞云先遊者  
二僕夫戲擲大石轟轟而下驚龍致雨雹伏地  
一時許而免自煉丹峰歷海門直見九華大江  
四面通望不減千里山產矮松高者不過丈許  
頂俱如蓋其當煉丹海門尤多而奇好事者購

之以充盆景八百計取市活者頗難托根深山  
而不免自賊例之直伐甘竭爲吝嗟久之下山  
霧合如故夜深雷雨大至山谷震動臥處頗瀟  
恐其逐風雨去豈亦僕夫投石驚龍致然歟次  
日阻雨諸君子分處三菴咫尺不能往來下午  
景升清虛見訪始見其所注陰符右道左術可  
稱篤論次日晴從東徑下山始達嶺西望白雲  
彌滿山谷一山映朝暎峰端忽變金色大奇徘徊  
久之迺下路出谷中級石細步屢頓而憇已



得大石引諸君子坐其上問琴唱曲與縣泉百  
丈聲相和行未半前有岐而惑見急足持書至  
則方伯文明府牘也賴其指迷以出丞相原然  
愈下愈艱矣丞相原不知何以得名兩山豁開  
中饒林木附近數里山花紅白如繡相傳爲虎  
穴景升舊館在焉謝在杭嘗信宿其處蓋遊人  
多集湯寺或能至丞相原非忘形好奇者不克  
到海子景升云近有九龍潭最奇上如甕口下  
深不測龍潛其中凡九久旱則下鐵牌雨立應

余與鶴兒既從輿隔山遙觀但如曳匹練耳謝伯貞別於苦竹溪下山約五十里還湯寺余父子有輿先至諸君步行後之景升最後黃山一丘一壑足奴視白嶽其佳處不可縷數余所戀戀者海子湯泉耳先後凡四宿湯寺六浴湯泉三宿海子湯泉天下頗多俱以硫黃白礬爲根此源硃砂氣味香美解劬蠲疾是役也凡十二日往返僅得二日半晴而諸勝遍歷可謂幸矣惟斷乃成信然其從遊者黃問琴自武林潘景

升日巖鎮白嶽且有贊遊之功鄭翰卿自溪南  
不期而從待于湯寺者丁南羽與其叔貞白景  
升子弼予期而不從者汪仲嘉從自溪南而返  
于篔中者吳用卿別於湯寺者丁貞白潘爾尚  
從自湯寺者僧本竺來慎得並書云乙巳夏四  
月朔記于湯寺紫玉軒

遊金山記

金山在大江中不能三十仞中藏寺上有浮屠  
兩岸烟火相望與焦山北固稱京口三山渡者

望之培塿耳而遠近異勢峰巒互變隨波濤上  
下唐以來題咏甚多惟稱張祐塔影鍾聲句他  
俱可芟山傍小峰離立或名郭璞墓或名善才  
石際郭璞墓水最湫下有甘泉汲者截竹爲筒  
去上下得泉陸羽所稱揚子江心水爲第一泉  
者是舊有標識僧病其艱取去之指井當之大  
不稱世無陸公誰辨泉品噫豈獨泉哉宋時佛  
印元公住持此山蘇子瞻往來叅扣爲不能酬  
四大作禪牀輸却玉帶鎮山金兀朮兵過失去

韓蘄王料兀朮必過金山伏兵龍王廟兀朮果  
與數騎至廟兵誤先出兀朮隊馬躍上得脫去  
余每徘徊不能捨去本朝景泰間北藏板始完  
印賜三山百年來獨金山藏缺失數少余萬曆  
庚辰侍先封君過三山遍得隨喜而金山果沙  
彌者發心寫補并剏藏殿許爲匡護因極力從  
史之壬午補官復侍先君遊自癸未遭艱甲午  
自留翰內轉戊戌解南司成歸俱從大江俱不  
及登金山而果上人音耗不絕今歲乙巳冬十

一月余出吊江都李氏而返汝唐客部見送方  
候啓聞因約遊金山既至僧來迎迓時果上人  
已稱耆舊趨而前云補藏與藏殿兩緣俱幸畢  
事專俟公作記耳僧虛舟延至水月樓已迫冥  
色客部倦坐余洎諸客從果上人禮藏殿讚嘆  
久之索額題之曰龍宮寶藏殿之左曰淨業菴  
其左一室果掩關寫經處承檐修竹十數竿不  
礙眺望菴之右爲德雲樓樓下址連妙高臺臺  
自佛印時得名坡公嘗登此暮不及竟覽歸飲

水月樓更之江月齋兼葦素肴及名酒客部所  
攜蓋客部不耐素云客吳人二陸合奏絲竹甚  
佳惜不能和佳曲耳客部宿江月而余宿淨業  
與胡仲修沈伯宏俱其明日早登吞海亭昔遊  
亭圯後重修亭直海門一望森渺亭在浮屠前  
更上爲絕頂留雲亭亭後餘址尚堪他構爲叢  
所有由吞海亭覓徑而下至海天閣更前則僧  
虛谷者建一樓面西中有大士頗廠堪眺上游  
諸勝樓北置梯梯東一禪房甚幽可臥坐樓中

懷遠堂集 卷之二 三

久之濤聲清耳字之梵音閣又僧持心者稱余  
舊居停延坐其樓亦南向左塞右通客部字之  
無礙樓又出詩冊見示中多閩士詩陳肅翁師  
公衡儀部曹能始俱有詩追念公衡不覺泫然  
僧太虛設早齋其樓樓面北登之寒威偏體下  
徙始安樓左一堂尸祝李汝培中丞以魯中涓  
配蓋位可左右客笑中丞得左當是假靈吾輩  
耳汝唐亦胡盧不已過中淨業菴留連德雲樓  
妙高臺見一官鷁在江中流欲向京口四漁舟



帶纜或疑余舟又有疑其非者已從汝唐及客  
隨喜無梁殿繡頭所居繡頭者山東人居此三  
十餘年昔嘗一見勸余勿絕仕進今歲九月又  
訪余西湖其人蓋修習華嚴法界觀者誤傳未  
返廼從關中相見欲留余宿以戒舟江北辭之  
遂與汝唐諸客別于瓜洲登輿踪余舟至閘則  
午前已渡江玅高臺所見良是復覓渡之金山  
晤二客亦無耗久之老蒼頭至舟入京口故來  
相迎遂與二客共渡逆風到京口達舟昏黑矣

是遊也李客部爲政沈伯宏從臾余初無意遊  
客部曰使金山悵望過門不入可乎余之過門  
不入屢矣豈敢重得罪于山靈旣至如久客乍  
返眷屬歡踴佛廬僧舍路逕參差半屬新治喜  
果上人寫藏緣就記諾未償又再晤繡頭三人  
俱老矣江中懸望不勝依依渡江之三日舟未  
至澣野二十里追憶爲記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自鍾山而西岡阜相接至覆舟而斷再起爲鷄籠其陽國學在焉山有晉四陵本朝置廟祀歷代帝王開國功臣及有名祀典者廟凡十俗呼十廟山而兩司成公廨最相附近東廨大司成所居最勝處曰北麓草堂前大司成海虞趙公所建前堂後室余公餘退息其中前庭可望山

色寬不盈二十肘余徙廓其半則盡收前山之  
勝鷄鳴浮屠隱約雲際岡松歷歷與金碧上下  
晨昏變幻晴雨皆宜至于霧朝雲日濃淡有無  
之間尤爲奇絕蓋自前庭廓而北麓增勝焉然  
最宜晚春早秋北麓之東有隙地從廣不足五  
十肘其地特勝視北麓西蔽三之一東開三之  
二於是決策召梓人規其費不滿三十千乃拆  
東披半間拓其半南向爲室廣十二肘深倍之  
前啓六小窓檻令齊几曰東隅精舍少而學如

日始東不自努力而迫桑榆燈燭之光其與幾  
何題曰東隅表其處且識戒也東隅之左續之  
以軒深八肘廣如東隅之深以資游息扁曰名  
理北達牖南啓四窓東則半壁短窓十二窓牖  
齊豁則樹石殿閣之勝畢入几席而又可以避  
寒暑風日之酷視北麓不啻過焉然材木小者  
拱大僅倍之磚不足佐以土墉壁及承塵遽蔭  
而褚表百爲苟簡其費已踰三十千矣蓋舉事  
之難如此因紀其月日示後來者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東隅精舍既成以居塾師錢麟仲而幼子辟邪  
鸚孫延年受業焉名理軒則爲師生宴集之所  
而余館北麓後寢自若丁酉冬麟仲告歸余始  
易處其中而遞張名人畫於軒與二三相知其  
鑪香茗椀之樂新正二日汪仲嘉來相從遊行  
偶啓東窓翠色隱隱撩人諦視則鍾山頂也乃  
大喜幾失此君立命撒去蘆棚而受山益多然  
東隣屋角未免障望召而好言安慰令析去而

快園先生集 卷之三十八  
酬以直其人唯唯遂并東南之敗屋東之女牆  
盡空之以爲廣庭不但鍾山半落几席而兩兒  
書齋啓北墉則鷄鳴浮屠岡松歷歷爛然橫陳  
乃擴牖去壁置長短窓八而外爲蘆軒二楹墜  
地設欄中庭插籬附以雜卉庭外埭桃李梅杏  
諸嘉木凡數十株以次放花互色照耀而余精  
舍則盡南垣爲庭庭際植竹東限以籬籬內外  
夾樹青桐二啓竹扉則一徑達兩兒書齋矣驥  
兒請曰此旣佳景何可無佳額余思之不得一

日面岡松恍然得之名之曰冠松取陶令青松  
冠巖列句也而改名理軒曰遠岫取玄暉窓中  
列遠岫句也遠岫東西稍逼不堪消暑乃通精  
舍之南半與軒爲一以紗窓四隔其後爲小室  
中設木榻而遠岫益勝夫遠則鍾山近則岡松  
俱常在不去之物吾有取焉至于花卉盈庭榮  
枯開落未免隨時姑舍是已久之夏木漸繁鍾  
山稍蔽而前垣南際宿楮二章布葉干霄卽岡  
松亦虧其三之二乃余適以人言屏居待罪迹

頗似之且晚放歸所謂詢美而非吾土者也遂  
援筆爲記記之日戊戌孟秋壬子也

遊牛首記

牛首山遠望雙峰插天而中窪如形家所云誥  
軸形而左峰稍昂王茂弘謂之天闕是也返自  
棲霞連雨不止九夜星斗爛然次日晴移書敬  
承當以明日遊書且緘而敬承書至已出門相  
待於報恩矣余念朔日當謁土地祠未果卽行  
移書趨徐茂吳陪敬承先行而余以明日從之

已敬承復遣報恩僧相趣遂集輿人行出門時  
日過中矣出聚寶門過報恩詢敬承云與長公  
子同行此時當至山矣報謁程別駕新德遂易  
衣而行數里出鳳臺門行岡阜間十五里見有  
山隆然云此韓憲王葬處也沿山行又十五里  
盤旋曲折薄暮始達牛首時微雨逕未甚濕將  
至三門松逕鬱然輿人指南山爲獻花巖去尚  
數里又數里爲祖堂俱在十里內入門見石磴  
甚高僧云此名白雲梯約百餘磴升十餘級其

右僧舍敬承所寓余云且先禮佛遂盡石磴又  
歷石磴十餘級始及大殿余叩僧自此至巔幾  
何僧云里許余奮而往路平城相半僧云有辟  
支佛捨有捨身巖皆不及觀遂達巔頂蓋左峰  
也雲氣與冥色相雜四望不能了了西望長江  
隱隱如疋練東則俯視方山北眺鍾山明滅雲  
氣間彷彿可認遂由舊徑下山與敬承相見已  
昏黑矣敬承登山時遠望見肩輿而來者知爲  
余余輿人亦云見山上有遊客必敬承也蓋與

余相去僅一時耳所宿僧舍窗外修竹萬竿雨  
聲颯颯燈下敬承父子與余三人相對而飯伊  
蒲大是蕭瑟視棲霞歌吹餽飣數百人雜沓清  
濁相去何啻九牛毛也夜半雨止聞風聲振號  
林谷間初一日早起大風未息敬承起僧進  
點心畢再歷百丈梯觀唐時銀杏大三人圍榦  
僅四丈其末已折去古色自在殿右爲禪堂禪  
堂之左佛室東西與舍利塔相值閉門塔影與  
途中樹影俱倒掛供案衣上樹影復隨風飄動

不知何解殿左覓路陟捨身崖之左爲大悲閣  
閣後俱石壁有五百羅漢名碑可搨也其餘名  
跡有辟支佛塔文殊洞俱不及到旣飯遂爲祖  
堂獻花岩之遊出三門右繞山而東南行松逕  
中里許盤山盡遂踰嶺復左繞山自後或行山  
腹或履山巔約行數里俱可望牛頭輿人云此  
有二岐一達祖堂一達獻花岩獻花岩之下卽  
還城路也乃先祖堂凡里許而至禮融禪師真  
前殿亦塼甃所成謂之無梁殿規制視靈谷大



殿損三之二徘徊久之乃復路登山至岐處稍  
東里許達獻花岩岩嵌空中肖悉達苦行像飛  
來兒孫耳岩右爲茅君祠折而上爲歸雲亭有  
尚書喬公宇前輩李公廷相題詩刻石在焉又  
折而上爲聳翠亭亭廢遺址猶存又折而上近  
絕頂矣以風大而還寺名華嚴僧舍有閣憑空  
而面松竹甚佳飯其中出三門僧引路俱行喬  
松間半里而盡遂登輿前望有山蜿蜒而翠僧  
云此黔寧葬處嗣爵子若孫必歸葬于此欲一

到而未及也閱諸祖真清涼觀國師天皇悟禪  
師五祖忍大師西天九祖佛馱跋陀師永嘉大  
師中峰本禪師中峰相甚豐滿右目上近眉處  
與目下各有一黑子與世所傳者不同疑諸祖  
俱得其真以迫行僅索觀數輻而已至娘娘墳  
卽昨日舊路矣娘娘者文廟妃也有中涓守墳  
門首大松數百引路昨敬承至中涓苦留噉麪  
今日將離牛首復送茶至路半至韓獻王墳會  
輿人當買點心乃與敬承步行引路相盡得大

門由右門入至饗堂門大杉四株周垣俱頽圮  
饗堂僅存一間左右俱圮朱碧狼籍墳屋尚無  
恙歲從陝右調一戶戾守之又有軍五十人自  
門而右塢中梅花十數株政開徘徊久之復步  
而出易衣報恩方丈而歸

遊攝山記

某月廿六日晴晨起爲攝山之遊驥子從行程  
康伯來馬將軍相待于太平門陸敬承已至易  
便服西行過太平堤里許爲中山王墓入門中

爲神道碑甚壯約高二丈餘龜趺隱形碑文朱善撰自饗堂右小門登王墓墓不封土人云細竹下卽是從左出入觀饗堂中懸王神一幀貌甚慈豫豐滿秀眉細目無威武之狀堂前白松數章甚奇類昨所觀禁苑中物又里許爲岐陽王墓規制宏壯似遜中山右石馬一存其一當左者在蔓草間尚未畢工神道碑亦在左百步而亭已毀左有菴一僧居之中奉大士及嗣封臨淮侯祝神幀又步行數十武而南爲蔣侯廟

呼輿而往廟在鍾山之陰山巔積雪尚有班駁  
未融者出路而西行十餘里始及姚坊門出佳  
棗處也主人治中火于此主人有吳客同行出  
門行數十武顧見一峰雲表甚秀輿人曰此攝  
山也沿山澗而行地亦平坦凡十餘里見兩山  
如門入此攝山漸近輿人與敬承輿人爭道疾  
行頃許卽至上殿禮佛佛像頗壯麗至方丈稍  
憩馬將軍始至余先左行循崖梁人所鑿佛菩  
薩甚多然多毀缺補續頗不稱惟彌陀像一軀

約丈五六副以二大士完好生動其爲六朝名  
手無疑主人欲先飲留余與敬承欲先登山乃  
由左麓上山純石巉嵒數折已高入霄漢初就  
稍平鋪氈而坐主人呼酒童子歌吹頗亂松濤  
聲僧云再至爲紗帽峰當更往遂杖而往數十  
步得其處三石峰離立俱鑿嵒肖佛前有坦處  
可容數十人主人復呼酒至各酌數杯俄而驥  
子至蓋先登山而主人物色之來也久之僧欲  
引余輩歸方丈曰此上路謹敬承賈勇前余從

之仰行石鑿中至最高處僧曰此爲中峰以路  
艱客無至者余與敬承各踞坐佳石已而主人  
至復呼酒奏樂良久起敬承便登山巔去此可  
二里僧云小肩輿可達俟明晨爲安從之遂覓  
路右繞至天開岩岩有舊人題名甚多隱苔蘚  
間頗不易辨主人復呼酒共飲放火炮數十枚  
聲振林谷下里許爲觀音菴老法主所闢也周  
菴旁俱苔石羅列如龜如螺有徑丈而大者欲  
叩塔一申瞻禮僧云在山後頗遠乃拜之靈筵

此老屢折簡招余入山竟以十月化去余許爲  
作傳尚未酬也過白鹿泉般若臺臺有四十二  
章等經石刻俱名流所書歸方丈已暮矣主人  
置盛筵相款勸飲甚力歌吹互作如此受用得  
無損清福乎余宿處與敬承前後驥子別宿觀  
音菴廿七日睡醒忽聞雨聲日旰不止起遂爲  
歸計飯而行大雄殿前銀杏二約四五圍僧云  
惟在左者結實殿側卽禪堂僧雲峰所營出寺  
門見羣山拱護甚密行十餘里見石馬或二或



三臥田中形製生動有嘶風歷塊之勢定是六  
朝舊物敬承云人傳梁武帝陵或然也中火姚  
坊門自姚坊門至太平門十里夾道梅花正放  
數百樹而昨所見甚少豈意不存耶翠竹喬松  
於路不絕雨中色更滋茂尤可悅玩惜輿夫足  
力艱耳入城易冠服遂別馬將軍而歸

靜寄軒記

余油局橋新居其東偏割以居婦翁沈尚行先  
生又東爲園園有池池之西南矮屋三間婦翁

新構前臨七梧桐綠陰覆屋六月無暑落成時  
桐花正放名曰桐花菴屋後開軒面圃大有野  
趣時與友人共文酒之樂所可恨者南隣屋角  
耳不盈歲而大風雨作一日斃梧桐六屬婦翁  
徙樓居奪後軒爲垣而桐花之勝盡損矣是時  
堪輿事罷而復起間以館江西地師楚音滿耳  
而文酒亦廢矣地故有幸不幸與今歲婦翁復  
拓桐花之左爲一室室後連二間爲軒窓臨東  
北二面旣不見南隣屋角一面高柳照映尤宜月

出園池之勝一覽收矣自春徂秋半歲始成土  
木僅數十工儉歲舉事故宜若此婦翁問名余  
名之曰靜寄取淵明詩靜寄東軒之意桐花衰  
而靜寄興豈亦有數與於是婦翁且滿六十庚  
寅十月朔爲覽揆之辰余方率老妻兩子若婦  
觴之更賀其始爲靜寄軒主人也先一日聳眞  
實居士記

知非菴記

璩伯玉五十而知非則聞道之始也高適五十

知作詩則學詩之始也朱買臣五十佩會稽太守章則宦達之始也宣尼五十知天命卒以學易則究竟學問之始也余自丙子歲知有向上一事時方廿九明年成進士入翰林自後居山林者七居仕路者三倏忽五十矣追憶廿年前公案如吞釣之魚乍沉乍浮雖未離波際而終不可謂非吞釣之魚有時掣斷釣絲飛騰自在挾風雨游溟渤顧不快與乃不自肯更何待耶然則余之知非庶幾伯玉乎會武林清寧巷宅

起屋十數間初成有堂有軒有室堂之上爲樓  
樓之左少前爲閣而樓之右面西山爲三層小  
樓各有名總名之曰知非菴以朝夕觀而警焉  
且以自壽也伯玉于尼父師友之間由知非而  
知命學易亦自堂趨室云耳然則伯玉之知非  
余何敢當彼達夫顯以詩買臣顯以會稽章余  
請姑舍是焉萬曆丙申至前齋宿南國子公署  
記時年四十九

結廬孤山記

居士得地於孤山之陽北際山陰不盡五之四而面大湖地凡一牛鳴許登其顛如青虬偃臥鏡中羣山西來分而爲二層疊環繞又如百千姬姜整容待幸東南之缺則江外諸峰與雉堞掩映相補足稱湖山最勝處古之樂此者多矣而遞至余余敢負諸迺以癸卯春仲就竹結廬二重先成者曰青巖居中爲堂左右三室臥榻在焉前闢廣庭後半之俱植芭蕉啓北扉則巖石亂松青翠溢目前庭留舊竹數竿不復符其

孫又持桐二於竹西稿其一斲其中丈許以  
容露坐則青山出於屋角高樹映接使人意遠  
青巖居之前曰晚研堂徙舊而青黃之廣不盈  
甘肘縱半之庖溷附焉前亦爲廣庭持梅三其  
一幾稿而甦蓋繞廬東南皆竹也而介於桑守  
者利桑薄竹令瘠而生花余起以湖淤今歲生  
孫特多翠色蕩衣裾又飽竹萌至今不盡竹之  
西南有桐一章大可合抱扶枝修榦能障夏日  
實落幾滿斛此余園中樹王也大桐際池池不

能畝去五月始栽荷月餘敷花結實芬馥撩人  
矣池之西竹少於東而盛於東徑而南置扉焉  
小令不通肩輿所謂設而常關者顏之曰慧業  
菴吾廬不啻成已然坐晚研惟西南一隅受湖  
竹樹蒙密限以短垣所得無幾規以山半起堂  
則如引鏡自照其面湖山全收矣迺括木瓦參  
新舊材雜成之南窓北牖延風受月最宜消暑  
兩翼離爲曲室可通可蔽前甃石爲臺垣其左  
右其東磴而升上梁於去嘉平某日時積雪初



晴命之曰快雪堂取晉帖快雪時晴語但不如  
坡公繪雪耳又自臥樓三層附鬱金堂之右鶴  
兒舍其西南形家曰不宜廼議毀徙之快雪堂  
西損爲二層梯其後前綴小軒小軒之東啓北  
扉可通快雪二役嗣興而湖山窈窕遂爲几案  
間一物陰晴寒暑朝夕變幻螭舫往來青駮油  
壁乍盈乍虛皆入余遊戲三昧中矣尚期起閣  
山顛撫青松坐危石表裏湖山一攬無餘而力  
未迫也姑俟之工始癸卯春仲落成於今歲甲

物類彙編卷之二十八  
辰夏杪工費若干初余以空手課工費作自嘲  
詩有經營煩匠石力短欲何如之句水到渠成  
豈意有今日耶六月初九日眞實居士記於自  
臥樓下之小軒小軒尚未名

孤山僕夫泉記

孤山一帶凡有名泉三一爲白香山金屑井一  
爲六一泉余得孤山于故人汪生因指示叢篠  
中小低窪處微水如沫而不易涸曰此一泉也  
眞實居士因手自搜滌命兩童子運去瓦礫與

數石許下至石底中深如釜而西界以石板東  
爲隣墻所壓南則土阜臨其上浮沙朽葉時復  
易零尚擬一整剔之水寒冽以烹粲煮鮮遠在  
湖水上而不堪入茗與金屑六一同一氣味但  
二泉俱在平地而此在丘嶺顛厓之間差爲勝  
耳參寥子有泉出講堂之下而名曰僕夫者此  
真是矣此亦山中一快事因爲之記

乙巳十月出行記

先是幼子去邪以九月就婚包氏彌月當一視

之又同館江都李汝培中丞有外艱走其弟客  
部汝唐孝廉汝謙乞狀武林又茗溪凌玄房失  
母蔣宜人自白下奉柩還聞計誼當赴吊初議  
冬日偕周本音胡仲修遊洞庭兩山會許裕甫  
二日至西湖業有定約畢遊卽渡江恐冬  
月丹陽上下築壩遂定計先茗溪江都之吊而  
後兩山卽追歲暮伏明春未晚月之初八日北  
關登舟是日風雨大作且寒金壇王宇泰太史  
同于潤甫至武林相晤舟中得于褒甫書時太

史補吾邑初聞報出關十里宿謝村初九日寒  
如昨而雨衰過塘棲沈長君餉橘二品塘棲蜜  
橘最珍風味在閩產上今歲產少味少酸不如  
往年甘美晚宿語溪初十日晴午後至郡十一  
日雨過包氏新婦謁拜閨中十二日連雨十三  
日早雨旋止西北風發茗溪之棹停北郊時雲  
間二陳公以乞母夫人誌銘至宿王江涇十四  
日晴早易小舟如長蕩看嫠女二甥并晤沈景  
倩是夜宿平望十五日至晟舍相傳爲唐李令

公駐師處凌閔二姓所居世爲姻戚而不免仇  
妬十六日如凌氏吊蔣宜人喪於別宅玄房  
留飯見其女字次孫者晚設席相款族兄副憲  
嗣音太學蒞初陪余之官南司成也副憲公爲  
郎署而蒞初稱弟子憲副今官粵西以賀萬壽  
事畢歸道粵西事頗詳夜深登舟恣上人見過  
約相待於南潯連夕月色佳甚轉憶西湖耳十  
七日午前恣上人介見朱文台名國楨文寧太  
史族弟尤孟弢亦出迎先晤於禪院後文台移

舩余舟數里同至恣上人禪居初未名余名之  
曰且止恣上人以明日有白下之行附數字葛  
祠部并付朱君金華司理書遂行未至平望十  
里而宿十八日午後返郡索小輿入城訪賀伯  
閣十九日姚叔祥介見江都李材官某得粵西  
王羽卿總戎書卽康季修主人并得季修書季  
修以壬寅赴粵西幕而癸卯冬妖書獄起遂違  
其難而達老訥卿罹禍本音幾在羅網訥卿亦  
脫死人故有幸不幸哉廿日發江都之棹至王

江涇易舟看長蕩嫠女宿平望廿一日過吳江  
訪周本音於湖田業從李客部兄弟於吳閶矣  
夜泊舟葑門廿二日遣人祝家河物色胡仲修  
而張士魯舟亦在舟至上新橋晤士魯仲修沈  
伯宏知以昨晚送李客部於澣墅本音同別去  
偕三君過寒山旭上人師徒出迎同步竹林留  
飯而別程光祿公衡謁余寒山伯宏約明日輕  
舟相追同往江都與士魯俱別去附周本音吳  
仲庚各數字解維遣奴從輕舟還故里送海鹽



朱良叔先生沈壻孝升二書武塘二葉生書并  
致武林家信食物數色晚過許墅主政劉元定  
見訪舟中楚人尚書小魯之子以任子至郎署  
有詩名約歸途相款與胡仲修舊識宿關北舟  
中仲修夜酌廿三日早發過望亭而旦日西至  
無錫西關遣人物色戴翁二十年前談祿命於  
吳閫有驗余在南雍偕本音兄弟見訪留署中  
多日索長安故人書去去卽得意長安中又得  
長生之秘訣於近邊師曰陰梅松顧余舟中同

至惠山爲半日談自言少小好玄理七十餘師  
最後爲陰君其中子訣尤驗日坐空山中以醫  
爲令所役屢入署中卽日欲閉戶行功憂法財  
耳勉余早修恐年至不及語甚苦余亦心動約  
歸途扣其秘訣薄暮以食品四色餉余別去在  
坐者仲修待伯宏不至取惠泉四甕宿惠山下  
廿四日早行三十里而旦是日作李年伯狀途  
半伯宏至晚至毘陵狀脫稿伯宏仲修啜茶試  
新汲惠泉六七壺甚快廿五日早行三十里而

日撰雲間陳母沈宜人墓誌銘日中脫稿晚至  
丹陽伯宏仲修同晚酌啜茶二君明早先過江  
都附一使同行致李客部數字并狀草廿六日  
行二十里而起風甚逆早微寒加被起加衣晚  
至京口是日完華亭高太史誌銘宿諾兩年矣  
廿七日渡江東風頗疾江波微作推窓回顧金  
焦北固與上游諸山翠色欲滴一飯頃至瓜州  
日猶未午廿八日過閘候放閘更盡至江都宿  
驛舍傍李汝培中丞汝唐客部汝謙孝廉相待

於津次過船叙飲夜半而別廿九日陰雨竟日  
湯熙臺民部來吊奠李見衡年伯之喪送寓王  
君燮宅君燮爲汝謙之倩汝培治酒相款同年  
支汝賢陪宿君燮館初一日陰漸晴答拜湯民  
部汝培留飯晚赴湯民部飲伯宏同席宿舟中  
初二日拜朱郡公錦同鄉之餘姚人拜劉江都  
是日不面返寓朱守公來報謁久之劉江都來  
謁晚赴支汝賢席初三日訪張將軍國棟絕有  
力殺人報父仇世稱張千斤者今春三月晤於

新安獻吉夢報謁年家二章生長字六年知爲  
文汝培設肉麩復置酒晚辭歸舟初四召揚守  
朱君餉隸釋四部湯民部遣牌護送至閘汝培  
兄弟設祖於南莊以軒名亭名堂聯請亭在高  
臺之上前有池池中又架木作亭臺之東北有  
清涼寺地甚夷曠臺後新埭竹軒前富牡丹芍  
藥夜別汝培汝謙南莊汝唐以舟送二更復飲  
汝唐舟初五日舟至二閘糧舟阻塞候開閘不  
時汝唐邀別於瓜州酒肆胡沈及密密客二三從

汝唐有金山之興伯宏復愆吏不已乃遣奴從  
舟取臥具至江干登舟輿行濘中數百步許伯  
宏不良步復以輿迎之鼓棹半餉達金山日始  
暍初六日暮登京口舟胡沈別買一舟先行夜  
酌而別約仲修晤於澣墅伯宏晤於寒山初七  
日微雨作金壇王宇泰于中甫潤甫褒甫中甫  
叔元猛書又蔣墅賀知忍書遣奴子致之惟中  
甫或在吳中不付儀物索宇泰千金翼方新刻  
致王伯橐尊人涉令墓誌銘宿丹陽初八日西

北風舟行甚速行三十里折棹竿時臥中驚而  
醒連日以目赤不閱書不作詩日暮至毘陵三  
十里而宿初九日汲惠泉十甕先存二甕宿無  
錫南關初十日大逆風舟行頗艱行三十里而  
起日西達滸墅晤伯宏仲修俞羨長晚劉元定  
設席舟中相欵羨長仲修同席更餘過船啜茶  
胡沈看羨長舟中收羨長文選七百餘張先付  
繕寫銀十兩陸續付買板及寫刻四十六金矣  
宿楓橋十一日微雨同三君詣寒山寺旭師偶

出其徒留飯徘徊竹下久之而別舟次石灰橋  
候戴翁不至買物使至云城中有大雨而沿途  
甚微宿石灰橋西十二日仲修至與張士魯相  
繼偕仲修訪曹能始邂逅沈從先與能始約晚  
晤周本音中田廬本音亦以此晨別去江都劉  
明府使者追至得書傳言譚公亮在閭門欲相  
晤竟不至午前發舟士魯舟同發日晡至吳江  
士魯報吳中吏出晤欲挽留入城不可物色沈  
少卿先期往曹村金氏矣仲修在余舟而其舟



先發不知泊何所身往覓之余過士魯舟至中  
田廬風雪淒冷中晤本音本音抵家先我一餉  
許坐未久忽聞人聲胡仲修與曹能始至矣能  
始偕一閩客貌甚醜二更月下別本音從小舟  
至大舟夜且半矣十三日過平望從仲修舟過  
長溪看寡女旣飯遂行王江涇過大舟夜達郡  
城十四日偕仲修飯於包宅去邪侍行宿拙園  
十五日始卸大舟十六日晨後從輕舟往璉溪  
胡仲修同行西北風大舟由皂林入路夜始至

茅薦卿近出始歸前月廿七日歸自京師坐書  
室久之孝若至叙談更許宿薦卿齋十七日薦  
卿孝若各設席相款晤宣城沃生言堪輿者甚  
取余家沙村先隴而非其穴云嘯天龍法上聚  
今稍下不能領砂水余與定約廿二日待之砂  
村更一商訂其夜仲修別入舟余宿孝若齋十  
八日薦卿設早飯遂別夜返郡城蔡氏迎親船  
未至二更過拙園十九日李玄白姚叔祥見訪  
葉氏二生乞墓誌旣午爲長溪之行凡軒太史

以次日寅時遷葬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七

葉氏二生乞墓說既午爲長



卷之五十八  
三十九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贊

跋五日頭陀記後并贊

右五日頭陀記吾納友文所作文吳之洞庭山人舊字正宗住樵李故聰明英辨而握筆爲文非所習也一遇達觀師看破倩女離魂頌便知眉橫鼻直去年得同叅密藏師兄書謂文爲藥汞銀見火則飛趣文亟隨老師了末後一著子

文且行就余言別留武林數日偶談及文字旨  
訣余曰知寫家書及上豆腐酒帳便知爲文文  
失笑曰然夫法法仍舊何有於文將心覓文愈  
巧愈離矣別後呈文數首五日頭陀記其一也  
信手拈來直截高妙超出筆墨蹊徑雖文之遊  
戲三昧無所不宜而余之一語實有以發之余  
對朋徒時舉此話失利多矣賴文一雪快不可  
言乃詐五日頭陀贊曰

爾五日頭陀者何人耶文公記之眞實居士贊

之豈惟吾兩人將十方諸佛各于其國出廣長  
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  
莫輕是五日頭陀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  
是人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菩  
薩聲聞一切賢聖莫不歡喜贊歎其聲如雷金  
剛般若云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  
亡而况聖賢出沒於生死海中不可以跡計而  
情量五日非速萬劫非長放刀獻珠無轉變相  
爾等衆生其亟念佛戒殺勉遵五日頭陀之教

以相見于極樂之鄉

五日頭陀記附

頭陀姓徐氏諱性容某縣人生而簡默淳厚無  
他行能每有青山白雲之思家貧無以自給總  
角依陸司空爲童子見沙門輒致敬司空獨異  
之人莫識者今年春幾月染嘔血病口氣常臭  
謝司空寄跡報本塔院從諸耆宿修淨業卽屏  
弱難支念佛不輟或謂病亟矣胡自苦如此曰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幾月病益沉綿一日願禮



僧伽求薙度披袈裟端坐五晝夜水漿不入口  
有弟侍左右問欲何食曰欲得果食弟以果進  
噉青梅四而謝其弟曰吾今日歸矣而善事二  
親若古之某某者其婦惑於巫言曰歸大早耶  
尚須三日曰去任由我由巫言乎婦人安有不  
祥之言哉一時緇素聞頭陀狀爭先問道但曰  
戒殺專持佛號而已其口氣所觸有花草香言  
畢入龕結金剛印趺坐而化其母摩頂至足徧  
身皆冷獨頂熱兩足底似水黑雲霞色司空爲

衆倡作禮一衆皆拜閉龕迎至某所先是霪雨  
爲災是日雨甚俄而開霽將舉火焚而龕門忽  
開頭陀屹然如故後火焰若鎔金而盡遂塔於  
小瀛州是夜里中人素持齋者咸夢頭陀示以  
戒殺專持佛號如生時語何其異歟詎其生于  
嘉靖戊午某月某日死于萬曆丁亥某月某日  
閱世三十年爲僧僅五日文嘗聞龍女獻珠疾  
證廣額放刀便休無他唯了知自心而已旣曰  
了知奚容間於毫髮哉頭陀不離俗而爲僧伽

非久修而成聖果易口臭爲香明業感之不定  
起病骨而坐表情量之可違正所謂非思量分  
別之所能解者其唯自心焉文掛錫當湖知頭  
陀生平最悉輒述其梗槩以記之爲學佛者斬  
偷心之鑛鄒云萬曆丁亥七月廿八日南海沙  
門文和南記

讀晁無咎猪齒白化佛贊

猪齒白化佛贊宋濟北晁無咎先生所作在雞  
肋集六十九卷余甲申歲始得見之其文淋漓

恣肆如風鼓橐如水揚濤朗讀一過不覺毛豎  
皮粟汗出淚下卽逞似達觀密藏二師俱踴躍  
贊歎屬余亟爲流通夫諸佛大悲心中平常遊  
戲而昧者不知目爲奇特無咎兄弟將錯就錯  
記之不已又從而贊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令  
此事此文傳播無已亦熱惱衆生頂門一針也  
無咎嘗叅圓通覺海二士晚年又見楷老而東  
坡山谷俱爲師友故其見解卓絕如此至文章  
華妙又剩事耳因跋數語于後令好事者所在

刊行之在具眼人必謂余畫蛇添足然亦諸佛  
悲心所許也萬曆戊子二月二日眞實居士合  
十書

猪齒白化佛贊附

猪齒白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喜  
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  
骨啣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  
齒曰中得肉如拇色紺碧瑩白正諦視之如來  
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

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  
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  
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  
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  
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菩薩動於威神爲警  
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闍提墮彌戾車於沸鑊湯  
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  
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  
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

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  
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  
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  
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  
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  
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  
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  
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啣  
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

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  
知悉見次第現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  
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  
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  
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  
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廿七日  
初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  
云

我岩山淨土菴募造藏勸緣偈



世尊說甚深 十二脩多羅 天宮及海藏  
靈文悉充滿 支那心量窄 不能廣受持  
是故經論律 西來止少分 以較天龍宮  
大海一涓滴 聖代廣流通 兩京各鏤板  
琅函及玉軸 妙樓閣莊嚴 刹刹勤頂禮  
亦有緣未到 寂寞空山中 此方真道場  
峩嶸銀色界 清涼洛伽三 普賢等任持  
領三千大士 賢聖時往來 側塞虛空中  
凡眼不能見 中有淨土菴 過去大智師

淨心所建立	一切莊嚴備	將欲迎大藏
嗣牽海上緣	此願未及償	良哉夜臺師
師門稱上足	抖擻精進光	夜行空山中
惡獸咸怖伏	是故名夜臺	女弟子如月
習定化諸有	憶師薙髮恩	同力酬前願
世間等空華	種種俱不實	眷屬及資財
芭蕉無有堅	若回心捨施	多寡隨自力
真經六百函	一函文十卷	字字出金口
卷卷披佛心	福利並有發	諸罪悉令滅

自造勸他造

轉轉相勸造

多分及少分

俱入大願海

直至于成佛

不出一剎那

真實老居士

筆頭放光明

其光千萬丈

說此妙伽佗

普勸一切衆

讀鐵牌上人悟募興補陀道場十二大願

### 文贊

鐵牌上人名定悟吳人也嘗禮普陀大士慨然以興修爲已任於五臺尊像前然指發十二大願云云鏤其文於鐵牌懸之項以故人呼之鐵

懷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牌余返自洞庭兩山暫憇寒山寺因友人戚生  
得見悟道容和粹頂頂如山亟取鐵牌願文讀  
一過不覺慘然淚下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  
來迺合十稽首爲之贊

佛說藥王品然身或一指宿障一時消况發真  
實願願願齊普賢等虛空無盡六種俱震動天  
龍淚如雨願護上善人願願得成就普陀白花  
巖紫竹林聖者萬衆日頂禮有如百川朝殿堂  
耀金碧劫火不能壞妙像千手眼量與鎮州等

龍藏賜上方寶閣金莊嚴賢聖僧雲集四事諸  
供養上人大願力一一皆擔荷如彼師子王而  
搏大香像神力本不欺有如殺一兔我今幸隨  
喜功德無有邊作此妙伽陀勸諸十方衆隨緣  
善喜捨功德等無邊從劫復至劫稱讚亦不盡

無錫保安寺重修穢跡金剛殿贊

近來法道陵夷魔外充斥剝染而明毀戒律寇  
冕而顯鄙倫常以盲引盲未得謂得作大妄語  
成一闡提每見如斯何止一數此非吾儕手中

塵尾所能撲滅未免思穢跡金剛王以寶杵  
粉之耳錫山保安禪寺有穢跡殿堙廢已久沙  
門行固毅然以興復爲任今政是時真實居士  
歡喜踴躍爲之贊曰

惟金剛王名曰穢跡輔佛護教威靈不測錫之  
保安有殿在焉昔爲金地今爲荒烟萬曆甲午  
再興之年惟僧行固願猛志專信施雲集寶坊  
赫然後五百歲魔強法弱如千鈞重引之一髮  
惟穢跡王有大威神摧伏魔外如風揚塵

造殿有爲之功此殿一成魔殿卽空雪浪作記  
真實作贊如火續火同輝共焰

明大峩山白水寺別傳禪師贊并序

別傳禪師行履脩載今大學士王壘陳公所撰  
塔志銘而余亦以達觀大師請爲作傳久之傳  
成卽付僧持去不謂至今未達余旣不能憶僧  
爲譙索行笥中又不得副本而師之弟子如奇  
與徒泉四五人沿流八千里守俟數月誓必得  
文乃歸余憫其志作別傳禪師贊付之贊曰

大哉之山高屬天神光上與西極連中有大士  
口普賢列聖圍繞跏青蓮大願不捨遊人間現  
凡現聖滋福田何來高僧字別傳任持白水四  
十年潔身口意如澄淵建立佛事揮金錢數滿  
十萬又八千壽量有限願無邊我聞師語忽汗  
顏凡愚安測聖智全僧授佛牙囑流傳大十五  
斤光芋眠震旦機小倍不堅慎勿秘藏滋善緣  
獨高臺畔見普賢雲光鑿鑿坐金船大鍾無足  
連山顛千里乍漲如驅烟惟師神異亦多端聊



記一一警愚頑弟子鎮滄稍違緣頂施碗水戒  
勿偏擯汝止俟一滴消更加叱罵心茫然忽爾  
三昧力現前身心碗水直下消謝師深慈無比  
焉鉗錘縱奪殺活全大機大用此可觀我作伽  
陀如花妍令師鴻名照大千

雪觀音頌

萬曆甲午正月初九日南翰林署中時  
值大雪童子聚雪作觀音像高七八寸

頌曰

以雪爲身以空爲骨瑩白虛明妙好第一大士  
應身徧十方國現大現小威神莫測是八寸像  
具大神力禮拜供養慎莫輕忽能生智慧亦度  
苦厄雖童子戲真實功德佛記是人成已畢  
見聞隨喜獲大饒益重爲證明居士真實

雲石頌爲錢君作

我觀乎雲滂然而出紛其五色不崇朝而雨八  
極以比君子之澤我觀乎石凝然而立有文有  
質玉生其中而光外溢以比君子之德有美一

人兼此二物雖然雲之失馳吾取其歸歸則不  
馳石之失愚吾取其輝輝則不愚文章而宅道  
樞忠信而慎威儀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關漢侯讚

桓桓關侯疏爵漢壽初逢先王輔車左右飛也  
同心力扶顛覆報曹刺良雄名益張先主王蜀  
侯鎮荆襄降禁斬德七軍盡亾遷都避玃瞞也  
何怯白衣搖櫓蒙也何譎侯死不死至今烈烈  
侯產於蒲歸神章鄉中原江左萬里蒸嘗呼吸

感應烈日秋霜侯武而文好讀左傳侯勇而義  
秉燭達旦絕倫逸羣葛公所贊生爲名將沒爲  
名神如侯者希千秋一人我作贊詞佐岳繼塵

西僧元怛吒釋攜旃檀佛像三軀歸國爲  
之贊

稽首世尊釋迦牟尼及無量壽藥師琉璃或折  
或攝在東在西如空合空跡異本齊有竺乾師  
元怛吒釋手熟旁行心通祕密幸哉供養春秋  
倏忽今攜尊像還錫本國其國所有銅像金銀

觀茲旃檀生奇特心有張氏子施造其一余婦  
繼之并捨兒飾三像巍巍金山湧出見聞隨喜  
獲大利益師去何之瞻彼落日天龍鬼神擁護  
而行屈申臂頃過十萬程

長旛贊有小序

女弟子沈氏嘉祥年四十七歲前南祭  
酒馮夢禎室人也製長旛二上用五色  
綵線刺東西三聖及九品往生像經歲  
而成嚴飾妙好惟是見聞靡不歡喜因

比丘尼悟圓送清涼山文殊道場供養  
而夢禎爲之贊

吳綾光淨如白雪製爲長旛尊像列娑婆極樂  
無差迭一句彌陀足橫截世尊金口所宣說十  
方俱出廣長舌讚嘆功德劫至劫女弟子祥擯  
膏血巧心妙手積歲月奉施清涼宜歡悅一針  
一縷佛所攝福因增長罪消滅文殊大士與記  
剎萬菩薩衆授手接須彌如礪大海竭此旛功  
德無休歇

示楚僧無外遊

楚僧無外狹小黃雀樓鸚武洲將謁觀音於補陀  
參文殊於清涼禮普賢於峨眉訪五百應直  
於石梁方廣因鄧蔚山王索真實居士一言紹  
介於諸山靈居士唯唯夫出家兒日中一食樹  
下一宿不憚登山涉水千里萬里訪求知識爲  
已事未明耳豈徒玩弄泉石流連風月記取唐  
碑漢碣誇聞見博衣食哉無外有如此志氣雖  
未離鸚武洲十方菩薩悉知悉見無不爭先攝

受攜手同行居士豈難各放筆頭光明一爲紹  
介不然雖足跡徧名山草鞋錢難抵償也於是  
山王歡喜合掌讚歎曰善哉居士快作此語因  
以似無外癸巳閏月六齋日真實居士焚香書  
硯銘爲朱良叔先生題

爾體剛爾用柔剛近仁柔近智利天下而不德  
故爲天下式

上天竺鐘銘

皇明萬曆戊子夏五月初九日杭州上天竺



新鑄大鐘佛弟子馮某謹爲之銘

日辛卯時禺中建神物垂無窮如天覆時匄轟  
息衆苦警羣聾本無聲聞亦空上上機一擊通

雪浪師像贊

目如朗星舌如電光手提玉麈意氣莫當揮毫  
則麗藻堆湧說法則妙義飛揚是方袍之遊夏  
而明代之支郎

寒江上人像贊

心如水面如月不縛律常歡悅佛國中酒不缺

身外身丹青揭

孫司禮像贊

古心古貌爲國爲民三朝遺老一路福星依紫  
極班四星之寵秩綴衣齊三事之尊飽書史有  
經生之博雅排紛難卑辨士之縱橫願神道釋  
之境混跡湖山之濱是其衮衣巢許而清禁良  
平

劉生懋賢父讚

聖賢出沒生死海中游

消息於其臨終刹塵影現悲願無窮惟劉居士  
布衣之雄誠心直道賈服儒風晚嬰病苦忽醒  
大夢五戒之鎧一月在躬我是寒山以警瞶聾  
或人或天可西可東樂邦堯率是君故宮君不  
可識識君遺容非丹非青卽色卽空是甘露門  
覲面相逢若也刻舟劍去無蹤

江村居士贊

爾之胸中慶雲和風爾之杖底江湖萬里爾之  
遠廬千古圖書所不足者濟勝之具以故見翠

壁而嗟吁爾所不足不能掩其有餘是其江村居士歟

鄭文學翰卿贊

爾氣翩翩爾腹便便爾筆舌見麴車而流涎如斯人兮奈何江湖流落而不登金馬石渠之間雖然胸中萬卷杖底千山取數已多未免見忌蒼蒼之天

吳伯實像贊

望之春融卽之謙沖探之巖密經緯在中蓋公

望之春融自之誦河粉之巖密經緯在中卷八  
之尤不可見而出其緒餘以經理丘壑結構之  
之妙合於化工余過藍園半日春風鳥啼花開  
有如見公公神何之敬贊遺容

吳與松像贊

我昔來遊公也居停我今再遊倏兩周星公體  
如霍翩翩亭亭惟公素心難寓丹青四十七年  
遺緣蛻形神遊帝所玉洞金庭睹公遺像我涕  
其零

履素子像贊

懷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爾哲而髯人貌而天行在儒俠之間荆庭春茂  
蘭階晚妍如斯人兮名實俱羶旣豐其德何必  
豐其年我瞻遺容飄然若仙

丁長公像贊

懿茲長公氣宇如龍髯而翩翩春容惠風年不  
逮德行克肖衷吾日三省用淑厥躬蓋公之緒  
餘以恢弘先業而其深培厚積足庇乃子若孫  
於無窮公不可起敬瞻遺容

吳長公之子從章出遺像乞真實居六

語爲之贊遊黃山雨中始克償之長公  
名某字某樂山其別號贊

出則名聞四方處則行比一鄉生享高年之爵  
沒聞滿室之香儒曰得正釋曰吉祥八十一年  
如熙春陽子弟化之孝友嗣芳有肅遺容德音  
不忘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九

懷雪堂集

卷之二十九

六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跋

刻經約文

藏師刻經大願起因此地而結期於清涼集大緣南北四十分分歲捐百金十年滿行就緒矣而此地不與焉爲善信者不亦難乎今蒙梅村居士發起某等協力共擔一分于大緣四十之一于小緣則四百之一也一涸水不足稱全海

然拒一滴水則全海不成法華一稱佛名乃至  
小低頭童子戲俱已成佛吾儕今日之願豈徒  
爲此地生色哉謹書此授藏師其以告于諸佛  
菩薩萬曆己丑四月廿八日拜書于郡城之楞  
嚴寺

白衣觀音經引

菩薩大悲於一切衆生作一子想故循聲救苦  
如疾痛在身方便拯拔無所不至衆生不然身  
之外獨憐愛其子耳至于無子則悲愁怨嗟亦

無所不至有人焉願效其術使之有子則驩喜  
踴躍而從之唯恐後雖仇讐之人固于膠漆矣  
菩薩大智于一切衆生心想悉知悉見能施善  
巧方便神力拔其所苦而與之以樂此白衣經  
咒之所以傳與夫人卽咒頑殘刻一旦五體投  
地祈哀懺悔于悲尊之前口頌伽陀而心希感  
應無論他時後日卽此現前一念于大悲心體  
絲毫不隔然則此經呪行世豈徒令人有子已  
哉劉生塙刊布流通當亦見其然矣書此以叩

之

跋金剛經

金剛般若諸經之王書寫之者當獲殊勝功德  
卽不妨庸札况名流妙筆片紙落地萬戶驚傳  
者耶長公此石當與蘇端明趙魏國兩本競傳  
無疑而余得以數字塵其後法門書苑雙結勝  
緣其何以如之

題首楞嚴集註

注家之於經如羣盲摸象非不得象之一體而

謂之全象可乎首楞嚴惟般刺密諦一譯而又  
潤文于房相國融簡奧精博妙得佛旨宋以來  
註釋紛然今所傳者惟孤山而下數十家或括  
之爲義海爲會解精英已盡他如溫陵要解稱  
詳核覺範合論稱直截其最著者此坦法師集  
註則余所未睹亦不知坦師何代人然欲精研  
是經者得此本而存之隻鱗片羽當不乏也余  
嘗欲掩關青山取是經讀之窮參極思俟有真  
得而復筆之爲書一掃支離影響之習爲此經

吐氣而作數十家鑽故紙阿師忠臣今方留滯  
簪笏歲月易失不知可得償此願不象先居士  
捐貲刻坦師集註索余一言弁首遂題之如此  
題法華抒海

法華爲世尊究竟極談讀誦書寫獲福無量而  
况爲人演說顧演說之者如探巨海採神珠始  
于望洋終于飄墮如公抒海則不然能以三千  
餘言括盡一經大旨初懸一光示法界之同體  
次詳諸品如子母之相生持綱而衆目森然引

鏡而萬形畢察黃面瞿曇之伎倆于斯已窮天下老和尚之舌根不覺自杜所謂全珠卽海全海卽珠不煩有杼而亦不妨一杼者與噫妙矣

題正心論

吳大帝問三教優劣於闕澤對云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此喻至平可以息爭矣而後世紛紛操戈相向闕佛者至欲人其人火其書而後快而後儒遂以功不在孟子下許之隨流揚波至今未已柰之何能使學佛者無言哉澄公正

楞嚴經卷之三十一  
心論十一篇大都直明心性本旨

及儒家意

度之非其言不啻詳矣愚謂儒家言性支離汗漫則誠有之然豈仲尼之本旨哉兄弟一父母所生年壯有妻子析煙而居或相往來犬必迎吠者門戶異也彼主人之兄弟赫然怒而欲擊之豈若徐侯主人之出而一笑哉澄公雙名鎮澄號空印燕人出家廣應寺

刻淨土三經緣始

今之學佛者語之以參禪則掉臂去語之以淨



業則喜而從之莫或異也得無以下里巴人爲  
淨業累乎余謂不然參禪固難淨業亦未嘗易  
里父有鋸柴積豆以斗斛課佛者晨起口喃喃  
至莫不已而其心之馳于妻子財利者甚于常  
人聞者鄙之今之修靜業者大率類此古德云  
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稱念一者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  
刀刃臨頭愛子死而心不動若然者今之人能  
之乎吾故以爲淨業之難與參禪等也余辛巳

夏嘗與淨侶結制拙園扁其堂曰淨業一事一  
念之失必至佛前籍而記之以驗功夫之進退  
用心之踈密日之曰淨土資糧佩之胸前出入  
卧起必俱然精進勤勇才數月耳其後漸怠漸  
棄并冊子亦不知何在忽忽八年矣吾郡季居  
士某篤信淨業旣佩所謂淨土資糧結淨侶修  
持無替矣而又刻淨土三經如余同年傅伯俊  
所刻吳中禪誦之式以與修淨業者共之其氣  
甚銳若瀑泉湧于高山不可挽截余見之慚愧

下而又憂其或終于怠且棄如余今日也乃  
因其索題三經緣始而深談淨業之難以邀進  
之三經者謂佛說阿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與  
大阿彌陀經是也大阿彌陀經乃龍舒居士王  
古參衆譯而成者余謂其文龐雜故以大寶積  
經中無量壽如來會二卷別行代之若三經之  
旨以待誦者自得余不贅云

因明入正理論疏引

諸法本源曰正理徹諸法本源曰正智卽是因

明因明爲能入正理爲所入菩薩證真現量真  
比量故有真能立真能破以果照因以自悟他  
故曰因明入正理苟非證真之人則一開口而  
三十三過隨之立量豈易乎哉譬如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則諸侯拱手聽命而天下治自諸侯  
大夫出則四夷交侵民無所措其手足矣閱此  
論者如客兒閱帝王世譜雖知昭穆次序而不  
能冒神明之胄又如盡識三千律條而身非刑  
官遂欲加之有罪其誰服之然則學者所急務

在證真哉務在證真哉遂書此以引幻余界公  
造疏之意萬曆己丑五月廿三日時避暑吳興  
峴山寺滴翠軒

題經直畫一

佛法難值雖單言片字直得捨全身以求至國  
城妻子貨財不足言矣今幸大法刊刻成書明  
窓淨几時抽一卷無論菩提正因卽披研妙義  
心開目朗豈減南面百城之樂而所損財直又  
甚無幾吾以此知倡刻流通之功塵沙諸佛所

共贊嘆今以防欺護善故酌紙藉刷印裝潢工  
費之中定爲常直不得低昂名曰經直畫一以  
便遵守經肆在嘉興郡郭楞嚴寺萬曆乙未三  
月旣望遊雪水書

書刻藏緣起後

南宗上人以中涓出家棄紅雲瑯輦之榮而希  
心空及第比歲居天目偶遊湖上余得邂逅于  
淨慈僧寮氣沈志雄真人中師子也憫南方刻  
藏勝緣經久未就慨然願以身頂荷之余讚

藏勝緣經久未就慨然願以身頂荷之余讚  
已因令叔宗居士書刻藏緣起一通贈其行而  
綴以數語夫晉鄙之師老矣非信陵安能集五  
國之師破秦而解邯鄲之圍南宗勉之矣珪函  
縹帙將旦暮入手照耀心目喜可言耶敢與諸  
勝流立俟之乙未孟蘭盆齋日

跋唐元徵甘露寺經閣碑記

元徵與余爲布衣之交旣貴而留心般若親近  
衲子又與余爲方外交今歲初冬金陵僧如學  
齋示元徵所撰甘露寺藏經閣碑記其筆頭光

明幾欲爍破大千此可以觀元徵近時所養矣  
余又嘆經閣之成余始倡緣元徵作記吾兩人  
于甘露信有緣也哉

跋楞嚴造殿疏後

世間一切事俱有時節因緣先之不可後之亦  
不可始藏公初復楞嚴先造僧堂安衆謂大殿  
之工可尅日舉竟徘徊紆阻垂二十年此疏之  
作余在南翰林是時藏公已遠遊霞表而幻余  
任事今幻余遷化又五六年矣大殿之興今政



是時必有成藏公幻余之志者展疏讀之愀然  
興感敬跋其後以告十方檀越時萬曆辛丑冬  
十月旣望書于松陵道中

跋自書飯僧疏

此余校經金澤時所書後七年庚寅秋八月十  
二日余自故鄉返武林晚泊塘棲河上人迎余  
過其禪居噉余紫芋胡餅門人升之兩兒子從  
無不厭飽上人示余此冊方悟往事上人竟不  
住大善時上人飯僧已七萬數矣上人俗姓秦

錫之田族少年傷目出家法名性河號柔菴不知書而天資誠篤所行合道事余如天人師之乍至也余甚愧之

跋悅公四十自祝偈

出家兒當直下了取自己如壯士持刀入百萬軍中取大將首級如入無人之境何暇盤桓路歧留連光景向人誇秀媚精進耶故詩非禪者本色而本色人則不妨遊戲于詩資生產業與實不相違背况詩耶白下恩公悅公俱從講入

禪未免帶六朝鉛華氣習中歲知非逃八珍五  
齋而甘無味之味有同心焉悅公住牛山幾十  
年所始與余相見湖上覺其眉宇間俱帶冰雪  
已示余四十自祝偈余讀一過則如水流花開  
自然成色有寒山之真率而稍雅有石屋之瀟  
灑而稍工真本色人語或以詩人三尺求之劍  
去久矣至讀恩公一跋歷敘苦辛思深語激有  
戒心焉吾又知此兩人者終能相成也已癸卯  
長夏日跋于鬱金堂中時霖雨未解涼氣如秋

書宋繡蓮經七卷後

法華爲釋尊最後純真極談善男子等受持誦  
讀爲人演說乃至書寫一偈一句其人滅一切  
重罪滋一切福田有人捐頭目腦髓及國城妻  
子資生之具若大地微塵數供佛及僧從劫至  
劫無有休息其人所得功德豈不甚多以校崇  
奉法華人功德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  
能及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  
界以用讚嘆從劫至劫所不能盡何以故以此

經最尊最上無有比故有宋紹興乾道間湖洲  
長興縣平望鄉陂門村善女人王氏二十八娘  
于此經發懽喜心殷重心勇猛精進心以統素  
爲紙綵絨爲墨針爲筆始戊寅迄己丑十二年  
而七卷成視書寫勞費不啻數十百倍流傳崇  
奉經元初兵火失三卷後歸郡城談君玉君玉  
子奉遺命以經歸飛英塔院住持僧妙演又感  
烏程縣西善女人楊氏二蔡氏各繡一卷而經  
始完帙嗣歸餘英溪德證寺僧式菴至正再經

兵火此經幸爲龍神所護完好無虞入國朝經  
歸武康三橋埠晉濟菴二百年來崇奉無替寺  
僧濟乾懼法寶之凋缺憫王氏等手澤之僅存  
將請于檀越補而飭之隨蒙鄉達許敬菴先生  
首倡諸善男女協力大業旦暮就矣復囊經謁  
余請一言爲之殿余敬諾之時有海昌之行載  
經舟中乘暇恣觀絹素古淡字畫精潔間有塵  
滅然可讀者尚十之七婦人女子目不知書心  
不解義而能以針指營佛事其精誠所感猶

數百年後歡喜讚嘆競爲補苴遺漏豎大法標  
幟以是因緣生生世世常生佛前常聞妙法疾  
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况我輩聰明男  
子慧業文人隨探聖經一如引鏡自照其面而  
畱連花箭娛悅畫屏轉眼百年已逝其半無論  
多生鶻臭布衫未曾脫去卽于弘護之事輕心  
慢心其與幾何視向繡經女子真可愧也因書  
其後歸乾且以自勵云萬曆乙未秋八月之十  
二日中日分舟過大毛鎮書

跋吳中石佛因緣

今歲辛卯四月二十一日紫栢老人至自吳江  
報恩彼有石佛師曰此東晉浮海物也出微妙  
伽陀贊之以示真實居士居士曰不然吳中浮  
海石像二軀今在開元跣趺衣折大異安得有  
已師置辨不已居士初則疑再則信遂從而跋  
之又明日繆仲淳于中甫二士以師命禮吳江  
石佛還仲淳曰非也其日師先往開元又明日  
相見師曰非也不有開元之是何以印報恩之



非但相視一笑而已悟後大都景象若是因請  
師以前贊回施開元并錄郡志石佛因緣一則  
梁簡文帝銘江文通詩附寫江詩數字譌脫居  
士舟中偶有江集遂正之共爲一卷入師北行  
裝中亦一段佳事也二十五日跋于寒山寺之  
含香林

讀紫栢老人徑山歌

欽師曰修行乃大丈夫之事非王公將相所能  
爲而當時靈雞白兔亦知侍衛豈王公將相之

智反出雞兔下耶老人云功高報曉勇蓋傷之  
矣欽師而下住山稱天人師者八十餘人法席  
最盛先妙喜余丁亥初夏反自天目曾一宿此  
山明月堂中聞已牧豕矣傷哉當今宜住此山  
起八十餘祖之家風者舍老人其誰幸爲人天  
珍重辛卯夏四月之二十六日梅雨方作舟次  
吳門之上新橋書

書寶幢居士遺集

昔人論書謂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詩文亦

昔人論言言生口有筆如神名中有眼言入亦  
然居士深于禪故其書畫文章一味妙悟澹而  
有餘韻所謂不求工而自工者也雖然居士已  
坐蓮花寶臺與諸上善人遊處其尋常四威儀  
中流出無量微妙言句滿十方界有人會得水  
鳥樹林皆居士筆又何暇鼓揚其科斗時事耶  
讀是編者能具此眼始爲不負居士萬曆己丑  
七月旣望書邊居士之子司訓君某

跋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

末法修行惟淨土一門直截穩當如彭祖觀井

圖決無墜失之理然愚夫愚婦所易而士人所難專與不專也去歲吳韞翁左轄致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一帙始悉居士往生顛末其撒手一著多少精彩多少自在豈非專之效耶嘗欲採近世往生事迹顯著者彙爲一集當以居士壓卷有志未就且承韞翁之意次序居士遺稿鏤板浙中亦宿諾年餘余之懶漫大都若此昔年亦嘗課淨業于拙園三兩月之後輒厭倦業去今年加老而絕葷血捐妻子益加難余視居

去年年力老而緇葷血捐妻子益加難余祇居  
士豈非九萬里之上哉居士前身當是畫師詞  
客游戲筆墨超出町畦大有幽人之致惜未見  
其畫快讀遺稿喜不能捨百川中月便是天上  
月勿謂此不足以得居士也居士子博士君三  
致書乞余跋語及挽詩時有東昌之命使者索  
報甚急湯跋數語復之挽詩之責卽不能償待  
余蓮花土中面償居士耳一笑庚寅冬十月書

重刻林間錄跋語

達觀禪師嘗謂余曰禪家綱宗若兵符信陵君

以百騎入晉鄙軍中椎殺主將而奪其軍六十萬衆莫敢誰何兵符在手耳五家宗派各有綱宗綱宗一得則殺活在已凡聖莫測至於家裡人雖數千里外一言相聞便能鑒定是某家兒孫寧令野狐外道羣起爲妖祥哉此覺範著書意也其言曰祖宗門風譬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途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係辭卽三尺童子笑之矣痛哉言乎孟軻氏欲正人心息邪說以衛孔氏之道且曰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然卒賴其言而孔氏之道至今  
不廢嗟乎祖師塗毒鼓千歲之下猶有聞而歿  
者覺範之功豈可誣哉今去覺範之時又遠宗  
風不絕如髮達觀師慨然任之欲倡明綱宗以  
息魔外今之覺範也故亟欲廣其遺書先命密  
藏開公募刻僧寶傳已因介如石公勸鄉大夫  
包先生刻智證傳已又因包先生勸顧邑侯務  
遠刻此錄邑侯海虞人予同年進士嘗師管登  
之先生友瞿嚴諸君子其菩提種子深矣刻既

成索余跋語余方束於教卽宗門事如盲人摸象安能有言獨謂握兵符者惟大將提綱宗者唯悟心人覺範得法于雲菴故能拈五家宗旨示人如庖丁解牛無不湊泊所謂兵隨將轉符到令行者也今之人全無實悟而習學捧喝機緣欲以誑人正以自誑則祖師綱宗無乃借寇兵資盜糧與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是又覺範與達觀師意也讀覺範書者其尚先務悟心哉其尚先務悟心哉



元板傳燈錄跋

宗門不立文字乃有文字景德傳燈錄余所畜  
舊本甚佳竊寶惜之未暇探索今春過茗烟家  
凌玄房誇示余此本與余藏本無異而裝潢有  
加焉檢卷末知其爲勝國至元間板元板之精  
幾亂宋板又爲傳燈可寶也此外又有續燈聯  
燈廣燈等當必有佳本如此錄者安得盡有之  
爲快雖然能加探索一則兩則便可穿佛祖鼻  
孔不然徒寶惜之以供蠹魚無爲也余老矣願

以勉玄房

付法圖跋

此宗家付法圖也自迦葉拈花訖江西馬祖應  
三十五今沂之前共得十七裂其半矣每圖尾  
各書授受因緣有趙宋諱字其爲北宋物無疑  
道貌疑寂衣摺簡古掩映樹石雲水間一段目  
受心與氣色千載如見噫其龍眠梵隆之變筆  
耶當今法道凌夷至閃電光一著子久矣絕響  
覩此圖不覺三嘆真實居士盥手書于孤山之

晚研堂

書楞嚴寺禪堂碑後

予以丙戌正月爲此記其敘興復因緣語意過切致設伯度施氏雅意後得其詳頗悔之而伯度不余病相歡好至今余爲伯度所包容久矣余謂伯度楞嚴殿工伊始子能爲功德主余願易前記數語以報何如伯度喜曰幸甚蓋佃廢寺雖世法之嘗而于出世因果之法爲罪不細惡報歷歷具在見中故興復楞嚴亦爲吳氏先

人懺罪也伯度識此則金碧土木之役當不惜  
傾膏血先之而余又何難易筆爲方便門耶維  
時丙申長夏伯度遣書秣陵官署請于余曰如  
約余亦曰如約距立碑時一紀矣伯度維貞字  
也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跋

重校宋書跋

休文宋書畢工三年矣余初閱數篇猶有錯誤  
會友人布衣姚叔祥自樵李見訪叔祥故博雅  
卽以委之乃手對舊本叅以南北史通典通志  
等諸書猾猾三月始得竣事凡補舊闕七十字  
增一百九十餘字正一千一百餘字餘點畫差

悅聖堂集  
卷之三十一  
訛而改正者約數千字已余又從叔祥所更定  
處覆加校勘而所爲是正者尚多有之以此信  
校讎之難古人喻之掃塵愈掃愈有果然然宋  
書至是亦可以稱善本矣姚君名士舜叔祥其  
字海鹽人萬曆丁酉冬至前齋宿日跋

書監懲錄後

此日偶呼驥兒校坡集至趙清獻神道碑公二  
子長曰帆次亦曰帆當有一誤所畜二本俱然  
會同年黃端甫侍御按領南問至函中得監懲

錄一帙載循吏二十人事而清獻與馬亟檢之  
子二人長岍次岍逐呼驥兒改正以此知校書  
之難而事亦有適然者庚寅正月三日識

書李長者傳後

馮子曰語云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  
龍藏焉其然乎李長者一布衣勉爲善去今餘  
百四十年而子孫繁衍簪纓累世不絕彼固有  
所以致其高深者在也况以王公而藉土地人  
民之重者乎其隆施何可勝道哉此后稷公劉

懷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之所以造周也長者之裔孫懋檜出示長者傳  
感而書此以勵爲善者癸巳閏月六日書于公  
署之紫薇堂

讀李克蒼先生堂廡箴銘

古人戶牖盤于盂皆施箴銘不憚切言苦辭以自  
危勗或不怠憂患或垂戒方來其意真懇絕無  
緣識故是多也今之人然乎哉古以之自警今  
以之自文矣李克蒼先生摘古今傳記中單言  
片事幾五萬言曰堂廡箴銘余讀數十條俱十九



輩典刑言得其一二佩之身心而發之事業如  
神龍借滴水便是潤八荒澤萬物寧假繁稱哉  
余懼世之自文者藉口自警而以斯編爲說鈴  
也則克蒼先生之意荒矣

跋董文簡公胡桃詩及小影冊

本朝成弘間如歲之春政和氣麗一時先正俱  
渾厚博大材兼數器而不兢于名如吾鄉董文  
簡公其一也公幼年以神童稱嘗在中丞席上  
作胡桃詩取况太極剛柔而歸之仁儼然醇儒

語董氏子孫又合公初釋褐時小像與諸公詩  
歌跋語爲一巨冊襲而藏之余因公裔孫懋業  
得手閱一過夫晚成夙惠往往分途而公兼之  
令公得至三事其事業豈在華容洛陽下惜其  
以少宰終也又歎董氏子孫胡不如公自少至  
老諸像而獨有其少使後人不得窺公儀形之  
全也然嘗指識味落葉知秋公之盛德令儀賴  
是冊而存者顧不多歟豈獨董氏子孫所宜寶  
之耶



跋豐吏部論書真蹟

本朝知書者推豐吏部而吳人往往短之四明  
李生子初出此帙相示楷篆八分行凡四體大  
都論書法及舉魏晉人名墨而未終者然其議  
論刻核非精其技者不能也余筆札最拙亦願  
以暇日摩臨古人而未及安能窺豐先生藩籬  
哉姑跋數語以塞予初之請萬曆己丑春分日

跋唐陸柬之蘭亭詩卷

東之爲顏平原外甥書法足當宅相真跡絕少  
昔年曾見蘭亭詩五首于項子京宅書法絕似  
定武本襖帖凡二百六十字漫漶者廿餘字墨  
氣若新精彩飛動大是神物後歸余前有趙字  
後有神品二字印記當是魏國故物余寶之數  
年矣余倩沈超宗雅好法書從余借觀余不能  
麗癸卯秋攜至白下得疾而歸遂及大故哀痛  
之餘不忍搜其故篋未卜在不或有言已失者  
將立賞格求之未果因循歲餘頃以弔喪過長

恆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蕩因得視嫠女二甥畱信宿會吳城韓氏索孫  
過庭孝經書蹟于沈余爲嫠女代搜忽得東之  
蘭亭詩至寶復歸懽喜無量諺云張公飲酒李  
公醉信然亦足占得失之有數有時矣因紀其  
歲月于舟中萬曆乙巳新春八日書

跋蘭亭及趙魏公文衡山臨本

蘭亭真本已殉昭陵定武石本如第二月薛紹  
彭已後他石本雜行則第二月又化爲百川之  
月矣然宋石本精者頗多卽五字損本未必定

武原物此本吳用卿所藏當是宋本之精者後  
附趙松雪文衡山臨本宋以後書法首推魏公  
本朝則屈指衡山其推尊蘭亭而極臨摩之功  
如此然勝千里馬骨而以兩驥馱主者將安寵  
耶一笑乙巳夏四月十二日

跋趙魏國書藏華氏中藏經并秘方真蹟  
此趙魏國晚歲養閑書也錄華氏中藏經四十  
七條首尾俱不完爲二卷而後附秘方六十道  
別爲一卷分而復合喜爲潤卿所有筆法蕭散

閑肆無意意多弁州先生王百穀董玄宰跋之  
詳矣而慎卿復乞余一轉語余觀古人以文章  
書畫名後世者類不肖虛其暇日至於晚歲娛  
老養閑此意不廢相傳魏公日課萬字佛道聖  
典人間秘書隨意撝灑不經而走天下况此三  
卷二萬餘言爲秘論名方足活人壽世而希傳  
者耶晴牕雨軒隨拈一卷焚香披閱便可永日  
慎卿其寶之

跋趙魏公楷書大洞玉經三十九篇



道家大洞玉經三千餘字趙魏國楷書魏國書  
品藏秀勁于圓熟如縣裡著針鋒鉞歛盡近世  
雖戶學優孟學楚相得其形容謦欵終非真也  
魏公寫道釋書日課萬字俱流傳人間此其大  
海一滴耳安得張彌天之網盡羅致之爲天水  
一家瓊林大盈耶用卿其實此以俟

跋李昇瀟湘煙雨圖

李昇瀟湘煙雨圖筆意瀟灑濃淡有無含不盡  
之妙甲午南翰署中與王維雪霽卷同日寓目

措大薄福不能並雙毛嬙西施遂任李卷流落  
然去今十年無日能遣諸懷也今歲避暑湖上  
驥兒囊致二卷其一卽李昇烟雨圖也余喜趣  
發視如臨瀟湘如見故人天下奇物無盡願與  
天下賞鑒好事之家共寶之但得常常一見爲  
快耳何必爲已有哉書此不覺十年礙膺之物  
豁然

跋孫虔禮千文真蹟

孫虔禮千文真蹟吳審叔所藏首有乾卦圓印

則宋禁中物中有趙魏國大雅印鈐縫又江表  
黃琳等印蓋皆收藏家虔禮書法有名于唐所  
傳有千文書譜但見石刻而已今觀千文真蹟  
出入規矩恣態橫生如蛟龍之不可方物似從  
右軍大令換骨來視宋元人遠隔幾弱水三千  
矣內孔懷二字倒切磨下缺至承字桓公匡合  
桓字作齊余素不善草愧未嘗學三復此卷見  
其筆勢飛動有遊刃弄丸之妙不覺心折書譜  
真蹟倘在天壤間又不知終能寓目不謬叔名

悅聖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士諤余友人康虞之子時萬曆乙巳夏四月上  
泮日寓溪南吳氏翠帶樓跋

讀鄭大夫過隙遺踪

或曰人生世上如百花开敷隨風飄舉或墮錦  
茵或落泥沙風與花兩無心故無心而相遭不  
得不爾所謂命也至我天人師迺推本其說而  
歸之因昔作而今受現種而後獲如形與影兩  
相循故以至無窮而不離其本故萬里之人非  
有葭葦之素睚眦之微或一見而相歡遂爲膠

心或一見而相怒遂至仇殺其有先之者矣此  
因之說也命之說勝將爲善者阻爲惡者勸而  
世道日尋于非因之說勝則爲善益力爲惡益  
惰而世道有賴故因之說吾有取焉吾鄉鄭梅  
屋先生裋身善世擇地而蹈而遇不盡才亨不  
勝吝長樂之讒詔獄之慘摧折良多生還之後  
發心書寫華嚴聖典五年爲期屢空宴如不交  
俗轍豈有當于因之說而後爲植耶然則茲集  
也先生蓋錄其生平以自鑒自修云爾若曰爲

善干已責報于天一不得而怨尤隨之則淺夫  
之衡命者宜然先生境界未夢見在

跋周雙谿先生手跡

雙谿先生余年友周繼元之父雙谿先生為靜  
海嘗廣

近慕是牘有如尊人復信於其上片

楮其遺體耶繼元契最上一

乘其切磋別余白下今三年

矣其蒲有如旅人乍逢親戚

喜可知已繼元出示此卷乃其跋而歸之萬曆  
己亥末春旣望書于鬱金堂中時漏下二十刻  
跋朱元介太史爲徐季恒手書雜咏十二

音

吳人徐季恒名忠余父客自負賞鑒家晉唐以  
來諸書名畫一過其目真贋了然旁引曲證雖  
巧市贗者不能惑余初聽季恒說亦懵然如道  
日光于生盲人前今亦漸有契入矣季恒嘗挾  
其目遊京師頗得意所入金錢卽付酒家故老

而貧自若余嘗勉之再至京師資裝垂就而復  
散如是者數四今益老且困而不能下人不合  
輒掉臂去至酬恩感知則一片有心人也白下  
朱元介太史亦進季恒與之遊太史文章書法  
妙天下下  
詩至詩朱

雜咏十四首且題其後云季恒  
書此可徵季恒之賢而余非私  
力泊吳之葑門徐園松岡













